

牧民路上

雷詠茵

導言

於某年的愚人節，我被水洗成爲教友，即聖洗聖事。當年的我，相信絕對不會明白做教友的使命是什麼，更不知道自己是一位教友，因爲，當年我只是一個嬰孩。在成長階段裡，第一次接觸教會（或堂區），便是由學校的團體開始，由一位老師查問誰是教友起，便開始在堂區參加了堅振班，在這一刻，開始真正察覺自己教友的身份。

可惜，在讀書期間，並沒有突顯「我是教友」的使命，對於教會的青年活動也不感興趣。但爲什麼會當上牧民工作者，實在是意料之外，並讚嘆天主奇妙的工作。

「我該作什麼？」

我很少爲自己訂下目標，在青年時期，沒想到畢業後會做什麼工作，沒有什麼「我的志願」，因此，在中四選科的時候，便揀選了最多同學所選的科目——商科，我沒有揀選文科，是因爲歷史爲我是一個高難度的科目；我也沒有揀選理科，是因爲物理、化學爲我是一個奧秘。就這樣，便開始從商了。商科之中的一科——會計便成了我畢業後的職業。會計的工作比較刻板，只停留在辦公室工作，所面對的也只是一大堆的數字，反而，在堂區的生活就多姿多采，那時刻，更開始活躍於教區的青年活動。

隨著多參與教區的青年活動，也認識了一班教區的青年人，大家在活動中分享、成長，及後被邀請成爲一些青年活動籌備小組的成員，因此，對青年人有著一份很特別的感覺，亦引致我報讀了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所舉辦的青年牧民課程，希望進一步了解青年牧民的概念、技巧，以及學習實踐的方法，並深化個人的信仰。

轉捩點

二零零二年，教會舉辦第十六屆普世青年節（後稱「世青」），我報名參加了。正因為參與世青要花上很多假期，爲會計工作也未必花得起，因此，我決定辭職完成參與世青的夢想。悉逢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招聘臨時專責處理世青事宜的青年幹事，我便去信應徵及後獲聘請了。短短大半年的工作，讓我深刻留下與青年同行的喜樂，這段日子刺激了我再反省及考慮投身學校牧民的工作。自問對聖經及信仰上的理解或認識尚很膚淺，因此，毅然決定報讀宗教學，希望增進在信仰上的知識，在工作上更豐富地帶出天主教信仰的知識。四年的學習，陪伴著工作的日子，確實是很豐盈吧！

實踐「教友三重職務」

梵二《教會憲章》第31節，簡單地說出教友的職務，即三重職務——先知、司祭、君王職的意思，「教友們以聖洗聖事和基督結爲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職務，在個人份內，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內與在世界上的使命。」要成爲教友很易，但要實行「教友三重

職務」的確是一份挑戰，當學校牧民工作者正好讓我得到深切的體會，把「白白得來，亦要白白分施」（瑪 10:8），結果，我把白白得來的生命，與學生一起分享。

初踏入牧民工作者的行列，是從小學牧民工作開始。學校牧民工作者最重要的職責是推動校內的宗教氣氛，多了解服務的對象——學生、老師、家長，成為學生的同行者，把天主的那份愛宣揚給他們，多安慰及關顧他們，幫助他們也能獲享福音的喜訊。看似職責範圍很簡單吧，當親力親為去接觸這項工作時，其實，確不易。

小學生天真的笑容、單純的思想陪伴了每一天的工作。這份工作需要很大的主動力去接觸學生，有時，學生也會很主動來接觸我，邀請我與他們一起玩，有時是聊天，有時是說聖經故事，有時是玩耍，有時是開玩笑，更有時是解決他們與同學之間的紛爭，真是千奇百趣。

正因為他們這種的簡單，當我在籌備每項活動的時候，也是採用簡單的方法及遊戲進行，讓他們在歡樂的氣氛中更認識耶穌的故事，及學懂做人的道理。要學懂做人的真正道理，不是可以立即見效，所以，也需要在與他們一起相處的日子裡，多觀察他們的轉變。每次看到這班活潑可愛的學生，笑容滿面的表情，往往都會讚嘆天主奇妙的創造實在太偉大了，特別是小孩，每天看到他們的笑容，聽見他們愉快的笑聲，實在是補充精神的最大來源。

每次在活動中，學生對耶穌的故事感到很有興趣。因此，我便會選取耶穌一些片段，介紹給學生，及進行一些遊戲。他們會覺得耶穌很偉大、祂很聰明、祂很仁慈、祂很像多拉 A 夢等。很

有趣的是，學生覺得耶穌似多拉 A 夢，他們認為多拉 A 夢喜愛幫助別人，身上隨時隨地可以有很多百寶來救助他人，所以，耶穌也一樣。剛巧，我又是喜愛這個卡通人物，原因亦是與學生的一樣。

吸取了小學牧民經驗後，便因著機會的到來，進了一所中學當牧民工作者。在性質上，中學的工作與小學的工作並沒有大分別，最大差別就是對象的不同，因為面對青年與兒童方法有一定的差別，他們的所需、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思想也截然不同。

對象的不同

在中學的牧民工作可算是挑戰重重。與青年人相處，確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在所服務的學校裡，佔九成的學生不是教友，在這個情況下去籌備宗教活動，也需要多花一點心思才行。我慶幸的是在這些籌備活動的歲月裡，總有一班頑皮的學生來協助，雖然我說他們是「頑皮」，事實上，他們每個都是可愛的、活潑的、獨特的，每位也是一個好助手。

中學牧民的工作來得更充實，可以說是沒有一絲空閒的時間，因為中學生可以在課餘時間在校內自由出入，所以，他們便會利用這些空餘時間來找我。或許，連午膳時間也是在工作中渡過，或是與學生一起進食。雖然這樣，我現在仍很懷念那些日子。

其實，實際的工作真的很多，由上班到下班不停地忙著，由開學到學期結束也忙過不停。在校內的工作，基本上可說是孤身作戰，當在籌備工作上遇到困難、壓迫時，老實說，有誰能與我分擔呢？因此，身邊的朋友成了我的「出氣袋」，事實上，他們

是我的良朋益友，在我身旁默默的支持著我。其實，默默的支持著我並不是只有他們，還有我的信仰，當我每次祈禱的時候，天主靜聽著我的故事、我的禱告，是力量的泉源。這樣，才能繼續為祂而工作，牧養一班年青人，把耶穌介紹給身邊的學生。

牧民工作，不只在活動上，也集中於在人的身上。正如主持感恩聖祭也不是堂區神父的唯一工作，相信他們還要安排時間去探訪教友及參與堂區內多個會議，為建設堂區而努力，當然，神父還有很多工作，以上所說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我的牧民工作裡，籌備及帶領活動的進行，也只是繁多工作裡的一小部分。

老實說，我不太喜愛一些行政工作，但有時候這也是必要的，因為大部分也是與活動有關的行政工作，如：通告有關的事宜。因此，我會盡用學生的課餘時間多接觸他們。我有幾個途徑接觸他們：

- (1) 我會多留意站在一角，被老師懲罰的學生，如可以，我會走上前與他們接觸，安慰他們、鼓勵他們、了解他們所犯的事等。我並不會判斷他們錯或對，反而，了解他們的動機更為重要，因為從這途徑便知道學生是否對於一些事情的不滿而作出這樣的反應，因而被老師懲罰。
- (2) 我會主動走到班房看一看學生在小息時的玩意，年青人的玩意千奇百怪，有時，為了牧民的需要，也會多留意時下青年的潮流文化，但這並不代表我會與他們隨波逐流，只是想多了解他們的玩意，作話題的開始。或者，當我每次路經班房的時候，學生總會以奇怪的眼光望向我，及驚奇地叫出我的名字，可能，他們以為我是一般老師正進行巡視班房的工作，所以，才這樣感到奇怪吧。但當我進入班房，只是與學

生閒談的時候，他們便會放鬆心情，與我談話，或爭著向我說一些趣事。就這樣，認識了很多學生。

- (3) 在學校環境中，要記著全校學生的名字的確有難度，因此，在走廊間遇見學生時，我會對他們點頭微笑，或說聲：「你好！」
- (4) 本人甚喜愛乒乓球，所以，若可以，便會與同學們打乒乓球，學生總是奇怪為何我會懂乒乓球，真有趣！

以上接觸學生的方法是有趣的，正如耶穌接觸人的時候，也是從多方面去接觸人。實證卻告知我，在接觸學生的時候，應以真心且全心對待他們，因為青年所需要的，其中也是得到別人真心的關心，因此，一言一行是否真心，學生是完全感覺得到的。其實，真心待人也是平常生活對他人該有的態度吧。

深刻的經驗

提及「我的名字」，真的要用筆墨多加形容。從我的名字也會引起很多片段。令我感覺最窩心的，就是當小學牧工時，聽到一班可愛、活潑小朋友的聲音嚷著「詠茵姐姐」，是的，小學生就是這樣稱呼我吧。除此以外，就是在中學當牧工的時候，學生會叫我的別名「雷婆」，這是我所容許的，我只是不喜愛學生稱呼我為「姑娘」。其實，讓學生在校內稱呼我的別名，感覺也很特別。這個別名「雷婆」，自我小一時已開始被廣泛使用，因此，當學生稱呼我為「雷婆」的時候，便會感到份外親切了。「雷婆」也帶來了一些趣事，當學生初時認識我時，有時都會感覺尷尬是否應該這樣稱呼我，不知應怎樣稱呼我才好，所以，他們便會害羞地來接觸我，或前來詢問事情。曾有學生主動來問這個別名的由來，因為他們覺得我這個人很奇怪，為什麼會讓學生

在校內稱呼我的別名，這不應是朋友間所用的名字嗎？就這樣，「雷婆」讓我在有趣的情況下，認識多位學生了。其實，不只學生，就連同事也感到「雷婆」這名字有趣。除了「雷婆」所帶來各種有趣的片段外，還有一個別名，是學生為我起的——「雷囡」，這個別名只是在一間中學裡使用，所以每次聽到這個別名時，便讓我想起了在這校的回憶。

「雷囡」這個名字陪伴了我的工作兩年之多，學生更令我又愛又恨。在這校工作，我深深感受到青年人的活力，可說是很活躍吧。有時候，他們的過份活躍令我應付不來，這邊廂嚷著這件事情時，那邊廂又嚷著另一些事情了，整天總是在嘈吵、喧嘩聲中度過。事實上，我偏愛這樣的情境，因為這是充滿喜樂的喧嘩聲。這班充滿喜樂的學生，他們不是出自富裕的家庭，學業成績不是這麼出色，但我相信天主一定給了他們有著無限的愛心，因為，他們很愛做義工服務。每次與他們一起到智障人士學校（小學）服務時，我心內有著一份感恩，因為我看到天主與他們同在，他們對一班智障人士的愛護，直到今天還歷歷在目。每次離開該校時，學生總會很喜樂地嚷著「他們很可愛呀！」「很希望時間過得快一點，很想再見到他們呢！」誰說年青人不關顧有需要人士？當我看到這班學生的無限愛心，就不禁替他們討回公道吧。

年青人總愛蹦蹦跳跳，要他們停下來，真的不易。然而，在學校的牧經驗裡，確實也有我與學生一同經驗靜的時刻。記得一次，當我在教員室看到一位女生呆呆地坐著時，我便走上前慰問她，原來她剛完成測驗，靜靜在等待放學，然後，她便要出席鋼琴考試了。當時，她一邊說，淚水便湧出來，因為她很擔心將要面臨的考試，她十分緊張，所以，便哭了。這一刻，我邀請她一

起到隔鄰的聖堂祈禱，教她把緊張、擔心的心情交托給主耶穌。在聖堂裡，她把自己的擔憂告訴給主耶穌，及後，我們一起誦唸經文，這位學生不是一位教友，但在祈禱過後，她形容自己的心情已平靜了許多。又一次，一位學生呆呆地坐在操場的一旁，我又上前去了解他的心情，原來他在家裡令媽媽生氣，媽媽已經兩天沒有理睬他了，所以，令他擔憂起來。同樣地，我邀請他一起祈禱，把擔憂交托給主耶穌，及鼓勵他勇敢地主動向母親道歉，說聲「對不起」；雖然，在祈禱當中他未能說出他的禱告，但我就我所知道的，替他向上主祈求。事後，他沒有多言便走了。一天後，這位學生突然來找我，還感激我鼓勵他及與他一起祈禱，因為他與媽媽的關係終於修好了。從這兩個經驗中，令我深深地體會到天主與他們同在，天主並沒有計較接近祂的人是教友與否，只要把掛慮交托給天主，並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禱告，祂必會給你。

收成

當牧民工作者，最感到安慰或開心是看到學生靠近天主的時候，以及能作他們的同行者，陪伴他們成長，在他們身上，我看到天主的奇妙化工。我並不苛求學生即時回應天主的邀請，成為教友，因為這是一份撒種的工作。當我離開小學牧工的崗位約五年後，一次到聖瑪加利大堂，有位青年稱呼我為「詠茵姐姐」，這只是當年小學生給我的稱呼，我定睛看他時，便認出他是當年的小學生，也曾參與當年的基督小先鋒團隊，現在，他已踏入中學階段，更已成為教友，在該堂區活躍於青年活動。遇見他，令我深深經驗到天主奇妙的工作，這份撒種的工作，的確，要多花一點時間來栽種，等候成果的來臨。

現在的工作，不再是學校牧民工作，隨之而來，是在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擔當青年牧民幹事，專責處理支援學校牧民的職務。

總結

梵二《教會憲章》第 31-38 節，詳細地說明了教友的三重職務。教友的三重職務是不分時、地、人，更不會因職業的不同而職務不同，因我們已是「教友」的身份，就如耶穌基督一樣，他在傳教生涯裡，對所有人的仁慈均是一樣，甚至背負了所有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這個愛的標記，給予一份動力，努力實踐「教友」二字的意義，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職務，提醒自己：「以福音精神執行自己的職務，以生活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他人。」我慶幸「我是教友」，因為這是一份「頂大光榮，領洗以後，做耶穌兵」。